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豆蔻女郎

冯玉奇◎著

[illegible]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豆蔻女郎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豆蔻女郎 / 冯玉奇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 - 7 - 5034 - 9977 - 7

I. ①豆…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9879 号

点 校: 清寒树 旷 野
责任编辑: 牟国煜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8.5 字数: 237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 一 回	天外飞来歌声袅袅 殷勤招待笑语盈盈	1
第 二 回	飞羽觞当筵认干爹 醉豆蔻节约献万金	14
第 三 回	典笔买歌心神欲醉 霓裳妙舞魂梦兼狂	29
第 四 回	借题发挥声泪俱下 现身说法形容毕真	40
第 五 回	含羞促膝实获我心 呼叔投怀迥非彼愿	51
第 六 回	白发知非红颜侣 黄金难买美人心	65
第 七 回	久堕乾网河东狮吼 家传秘诀儿媳效颦	79
第 八 回	失意徒顿遭失意事 多情女重遇多情人	92
第 九 回	春色殢人落花有意 相思谁属流水无情	104

第十回	冒同学骤来不速客 瞒失业暂充音乐师	116
第十一回	避面出游欣逢师旷 倾心奏曲巧遇知音	132
第十二回	璧合珠联琴边《钗头凤》 环肥燕瘦心上《蔻香词》	146
第十三回	明珠圈结就相思债 奔月女偏怜射雀郎	160
第十四回	破怪囊有心辞翠镯 成拙计爽约待嘉宾	172
第十五回	患得患失唯恐有失 或止或来竟然不来	187
第十六回	代子忧虑回肠百折 似曾相识疑窦万千	203
第十七回	俏姑娘偏寻根究底 好青年便表迹明心	218
第十八回	竞多财歌场争逐鹿 感漂泊情海怀秋航	232
第十九回	无限缠绵尽情倾露 私心妄想枉自劳神	246
第二十回	因金钱闹成逃嫁案 怀醋意顿起暗杀仇	259
附 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裴效维 273

第一回

天外飞来歌声袅袅 殷勤招待笑语盈盈

黄浦江里的波涛是滚滚地一刻不停留地激流着。在这激流之中，上海的一切景象是千变万化、五花八门地变幻着。一波过去了，一波又起来，永远不会平静的热闹，就这样一年一年地演进着。这是一个经济曾崩溃后又繁荣起来的上海的春天里，人们在极度酷冷的寒冬的气压下渡过了难关，对于春的降临，自然是感到了无限的轻松和愉快。虽然这里是瞧不到桃红柳绿、草长莺飞的春的启示，但是脸迎着一阵阵和暖的微风，眼瞧着一对对热情的伴侣，很明显的，春天已给予他们欢悦的活跃。

黄昏的暮霭已笼罩了大地，宇宙间已迷离得黯淡了，但那条富于异国情调的霞飞路上却又光怪陆离地神秘热闹起来。在这个皇宫歌舞剧院的门口，开来了无数的黑牌子的汽车，门警拿着木棍子指挥着一辆过去了，随尾又有一辆停下来，这样地循环地来去着，差不多一分都没有间断过。如此热狂踊跃的情景，瞧在人行道上站着的三个西服少年的眼里，觉得白豆蔻号召魔力的伟大，真也可想而知了。望着汽车里跳下的对对老爷和太太、少爷和奶奶臂挽臂地笑盈盈地向皇宫歌舞戏院门内走，使他们在羡慕之中几乎有些发呆。

这三个西服少年的身材，站在一起的时候，真会令人发笑。一个胖得像段矮冬瓜，他笑起来的时候会瞧不见他的眼睛；一个却是

瘦得像根油条子，无论他笑和哭总是显现出那一副有趣的鬼脸；但是另外的一个却和他们两人大不相同，不但身材生得适中，而且那脸蛋儿也生得挺俊美的，两条清秀眉毛下的那只乌圆的眸珠在温情之中显现出英武的气概。他最美的地方还是他那一张薄薄的嘴，因为他的嘴角旁老是掀起了微笑，这微笑的情意给任何哪一个姑娘瞧在眼里都会感到他的和蔼可亲。那胖子回头向少年望了一眼，只见他微昂了脸，兀是对着戏院门口贴着的那张广告中白豆蔻舞蹈的姿势出神，这就拍了拍他的肩胛，笑道：

“秋航，你别发那一股子傻劲了，老站在这门口干什么？这里是有人享乐的地方，我们哪来这许多闲钱去买那昂贵的票价？”

秋航回过头来微微地一笑，说道：

“白豆蔻不过才到上海的一个歌女，想不到就轰动得如此厉害，我要听一听她的歌喉是否真的出人头地不同凡响的，假使果然不错的话，我想组织一个音乐队，请她一起合作，怕使整个上海都要震惊了吧！”

瘦子听秋航这样说，便皱起了两条扭曲的眉毛。

“你不要梦想吧！人家白豆蔻是誉载南洋的一代歌圣，她这次到上海来，想找她的不知有多少，她如何会愿意和你这个无名的音乐师合作呢？”

秋航很兴奋的一种痴想被两人掺和这盆冷水，忍不住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便不再开口说话了。原来秋航姓狄，是音乐专科的毕业生，对于各种乐曲无不悉心研究精熟。胖子卢虎、瘦子牛小狮都是狄秋航的同学，皆音乐名家，奈时运不济，又因无人捧场，故而埋没在都市的角落里，使他们郁郁不得志。卢虎见秋航这样失意的神情，遂又安慰他道：

“怀才不遇固然是一件懊伤的事，但我们只要静静地忍耐着，总有那么一天，会让我们闻名到社会上来。”

秋航点了点头，脸上又浮起果决的笑容，说道：

“不错，我们不能灰心，我们应该努力奋斗。我相信天下的事情，唯有奋斗才能踏到成功的道路。”

卢虎和牛小狮听他这样说，忍不住哈哈地笑起来。不料笑声未完，就听见皇宫歌舞院内播送出一阵悠扬的音乐声来，在音乐声的包围中，又荡漾了一阵清脆悦耳的歌喉。狄秋航立刻把手一摆，意思叫两人别声张。卢虎和牛小狮慌忙停止了笑，和他一同凝神静聆，只觉其歌声之婉转动听，犹若黄莺出谷，真所谓珠圆玉润，大有余音袅袅，绕梁三日不息之概。秋航如醉如痴，不知不觉间竟向皇宫戏院的石阶上直奔了。就在这个当儿，突然有人把狄秋航的身子拉住了，带了怒斥的口吻，喝道：

“你发狂似的往哪儿走？票子！”

狄秋航回眸望去，只见收票的睁大了两只圆圆的环眼，恶狠狠地瞅视着自己，同时他还伸过手来要票子。这一下才把狄秋航从梦中清醒过来似的，立刻倒退了一步，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气，笑道：

“白豆蔻的歌喉实在太动人了，所以使我忘记了购票。”

卢虎知道他是聊以解嘲的话，自己若不帮他一些忙，事情一定要露马脚。于是急急奔了上来，拉住了狄秋航的手，说道：

“老狄，这种戏有什么好听？我们还是到别处去瞧吧，好玩的地方正多着哩！”

狄秋航不及回答，身子早已给卢虎拖出戏院门口去了，但耳中隐隐地又听到收票的冷笑着道：

“瘪三！别打肿了脸装胖子，三个人躲在门口大半天，不是想瞧白戏吗？我早就注意了。这种人想到这儿来瞧白豆蔻的戏，那瞧戏的人不是更要多了吗？哼！哼！”

三人听了这几句讽刺的话，顿时气得脸绯红，觉得人心是太势利了，社会是太冷酷了，这莫大的侮辱，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如何肯忍耐下去？狄秋航倒竖了浓眉，回身要去打他，但早又被瘦子拖住了，说道：

“多一事不如省一事，你忍些亏吧。现在是什么世界？是有钱人的世界呀！我们穷小子本来到处是受人看轻的寒酸东西，还有什么理由可以和他们争论吗？”

狄秋航的脸由红变成了青，两只炯炯有神的目光几乎要冒出火星来，回头望着戏院内的收票人，冷笑了一声，骂道：

“倚势欺人的走狗，终有那么一天，我有了钱，看你们不来向我拍马屁！”

卢虎笑道：

“我们有了钱，还用得到这种人拍马屁？他妈的，早把他们一个一个地……”

狄秋航不等他说完，便急问道：

“一个一个地怎么样？你这存心也错了，有钱只管有钱，难道好把人家吞吃了不成？我最最恨的，就是社会上多以钱来压死人，这种人简直是可杀之至！”

牛小狮轻轻叹了一口气，说道：

“但是，社会上就独多着那些人呀。”

三人气愤愤地说着话，一面匆匆地早已走了一截路。这里是一条清静幽雅的环龙路，两旁都是小巧玲珑西班牙式的小洋房，人行道上每隔一丈植有杨树一株，绿叶成荫，远远地望去，在月光清辉之下，微风荡漾之中，那人行道上摇摆着叶瓣的影子，倒含有些艺术风味的画意。三人是默默地走着，四周是怪静悄的，除了他们皮鞋摩擦在水门汀地上发出了咕咯的声响。狄秋航微昂了脸，望着天是蔚蓝色的，小星疏散地闪烁着微弱的光芒，因此更衬这一轮皓月的皎洁。一阵一阵的夜风吹乱了他头上蓬松的头发，吹动了树叶儿倾轧的瑟瑟的音调，蓦地使他想起白豆蔻的歌喉婉转悦耳得仿佛犹在空中隐隐地播送，他不禁有些神往，在他脑海中不觉又想象出白豆蔻的舞姿，是那样曼妙轻飘的美丽，神情是那樣的活泼，脸庞是那樣的倾人。虽然白豆蔻的芳容自己还没有亲眼目睹，但他相信，

白豆蔻总是一个娇憨可爱的姑娘。狄秋航正在暗暗地独自出神，忽见那边树梢蓬中放射出一线红绿的霓虹灯光来，同时在夜风流动中，有阵细微的乐声触送到耳鼓，很清晰的那是无线电在播音。三人赶了几步，只见是一家小型的咖啡店。狄秋航因为受了戏院中收票的侮辱，心中受了一些刺激，于是便拖着卢虎和牛小狮慢步地踱进了咖啡店，只见里面的营业甚为清淡，食客寥寥无几。正欲找座坐下，就见一个年轻的姑娘，身穿青布的旗袍，外罩白色的马夹，很活泼地跳了过来，含笑招待道：

“三位吗？就在这儿坐下吧。”她说着话，已把正中那张小圆桌旁的椅子拉开了一些，把手摆了摆，意思是请他们坐下。三人对于她这样殷勤地招待，似乎有些意外，不免向她望了一望。就在这一望之中，狄秋航心里便有一个感觉：倒是个挺好的模样儿。她被三人这样地一呆望，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但她立刻又问道：

“三位吃些什么？”

随了她这一句话，秋航等已在小圆桌旁坐了下来，向卢虎和牛小狮望了一眼，也问道：

“你们吃什么？”

卢虎把两手搓了搓，眨眨眼睛，说道：

“随便什么？反正我没有饿，吃些便宜的……我……就喝杯咖啡吧。”

她见卢虎这一种滑稽而有趣的表情，忍不住抿着嘴儿嫣然笑起来。但她又怕得罪了顾客，所以竭力绷住了脸颊，把笑痕镇压得平静了，向狄秋航膘了一眼，低声地道：

“那么，两位呢？”

秋航回眸和她瞧了一个正着，虽然在室内紫色的霓虹灯光芒笼映下，但很明显的，这位姑娘的脸蛋儿实在生得不错。也许爱美是人之天性吧，所以狄秋航倒是愣住了一会子。牛小狮见秋航的神情似乎使这位姑娘有些受窘，于是他代回答道：

“你就先拿三杯咖啡来吧。”

那姑娘巴不得有这一句吩咐，她便立刻回身到里面去了。牛小狮拍了拍秋航的肩胛，笑道：

“老狄，你这种样子可叫人家有些难为情。”

秋航微红了两颊，笑着辩道：

“不，我瞧了这位姑娘，就想起了另外一个人。”

卢虎睁大了他嵌在肉里的那双鼠眼，怔怔地问道：

“你想起了哪一个人？”

狄秋航把手指在玻璃台面上弹了两下，说道：

“在广告纸上印着白豆蔻的人像，她那个脸蛋儿倒有些相像。”

卢虎“嗯”了一声，竖起了一个大拇指，向后指了指，说道：

“说句天地良心的话，她的脸蛋儿可不会比白豆蔻的错，虽然我是没有见过白豆蔻的脸，但我瞧了这位姑娘，觉得形容女人美丽的有句‘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话，那真也不虚了。小牛，你觉得怎么样？”

牛小狮瞅他一眼，伸手撩上去抓了一下头发，说道：

“你倒有心思去顾人家姑娘的美不美。老狄，三杯咖啡茶的钱怎么样？我的身边可分文全无呢！”

狄秋航听他这样说，不禁哑然失笑，说道：

“你放心，穷虽然是穷，但终不至于连三杯咖啡茶都吃不起……”

说到这里，忽觉自己的衣袖被卢虎拼命地扯着，因为不知是什么缘故，所以回过头去正欲喝问他，不料就见那位姑娘已端着三杯咖啡茶站在自己的身后了。卢虎慌忙又缩回了手，去摸了他自己的下巴，向秋航扮了一个尴尬面孔。狄秋航这才明白卢虎扯自己衣袖的原因，是怕这样寒酸的话让那位姑娘听了去，于是立刻坐正了身子，把手去摸了一下领带，真感到了十分的局促不安。那姑娘把咖啡杯一杯一杯地送到各人的面前，当拿到秋航门面的时候，她

那秋波滴溜圆地一转，便微微地逗给了他一个妩媚的娇笑。狄秋航被她这样一笑，照理是应该心里要荡漾了一下，但为了自己曾经说过这两句寒酸的话，以为那姑娘听见了，一定在笑我们贫穷，所以心里不但感不到一些喜悦，而且两颊不自然地热辣辣地会通红起来。那姑娘见他羞涩得这个样儿，一颗芳心似乎有些不甚了解，遂悄悄地退开去了。狄秋航这才恨恨地埋怨卢虎道：

“你这人真笨，见她走来了，你为什么不早些阻止我说下去呢？”

卢虎拿着铜夹钳着瓷罐子里的方糖，放到咖啡杯中去，听他这样埋怨，便笑着道：

“我不是很快地就扯你的衣袖吗？你自己一定要说下去，那我终不好意思来扞住你的嘴。”

秋航没话可说，自己也不禁笑起来。牛小狮道：

“穷是穷在我们自己的，就是给她听见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只要不短少她一个铜子的咖啡钱，那也是了。”

卢虎眯了眼睛，望着狄秋航，笑道：

“你倒不要误会了，她可不是笑我们穷，因为你生得漂亮，所以她对你在表示一种好感呢。”

秋航听他取笑自己，便瞪他一眼，说道：

“别胡说，我们穷小子还谈得上这些？”

卢虎笑道：

“你这话奇怪了，穷是穷在里面，可不是穷在外表，你穿着这一套半新旧的西服，脸上既没有书着穷字，别人家哪里就会知道你的穷呢？况且穷人有穷人的爱情，富人有富人的爱情，照你说，穷人是永远享受不到爱情了吗？老狄，我老卢正经地和你说句话，你想追求这个大名鼎鼎的白豆蔻小姐，在我的意思，倒不如追求这儿那位娇小玲珑的姑娘。喂！那位咖啡西施可真不错啦！”

卢虎这种说话的表情真会令人发笑的，牛小狮和狄秋航把咖啡杯子正凑在嘴边喝，一时扑哧的一声，几乎把嘴里的咖啡呛了一地。

狄秋航拿手帕拭了一下嘴唇，笑道：

“老卢，假使你愿追求她的话，我倒可以给你想法子。”

卢虎笑道：

“假使我有像你那样的身材脸蛋儿，我还不追求美丽的姑娘，那我真是傻子。无奈我生得这一副尊容，叫姑娘们见了我，都会拔脚飞逃的呢！”

这两句话说得牛小狮和狄秋航都大笑起来。一会儿，秋航又道：

“老卢，你误会我的意思了，你以为我这样醉心白豆蔻小姐，是爱上了她吗？那我无论怎样痴，也没有痴到这种地步的。我想我们自从音乐专科毕了业，各怀了技能，而同学们一个人也没有被人重用，这实在是太可惜了。虽然我在银行里做一个小职员，薪水的低微固然不能维持我一个人稍为适意的生活，而性情的各别，对于职业旨趣的不同，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之所以欲想和白豆蔻小姐认识，就是欲借重她的号召魔力，来渐渐地发挥我们音乐的天才。假使我们能和白豆蔻小姐合作演奏，那么我们还怕不一鸣惊人而成名了吗？”

卢虎和牛小狮听他这样说，一时不住地点头，连连称是，说道：

“你的意思当然不错，不过要和白豆蔻小姐认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可有什么法子吗？”

狄秋航沉思了一会儿，把手指弹着玻璃嗒嗒有声，说道：

“终要先认识了她的面目，然后才有求见的可能，如今连她的人影子都不知道，要和她认识，这打从哪儿说起呢？”

卢虎忘其所以，不禁高声说道：

“那么你既然没钱去买票子，我想为了大家的前途计，当然可以牺牲一些，明天我把身上这套西服去押当了，也许可以值几个钱……”

牛小狮见那个姑娘又走了过来，便急得把脚向卢虎的腿上乱踢。卢虎正欲再说下去，被他踢痛了，便不禁喔哟喔哟大声地叫起来，

环眼瞪着他，方欲发作，牛小狮拿着咖啡杯暗中给他挤挤眼。卢虎回眸过去，见那个咖啡西施犹在憨然地微笑，这就猛可理会了，急得把手按着自己嘴巴，忸怩了一下，偷偷地又向秋航扮了个鬼脸。秋航见这一对活宝的举动，忍不住又好笑起来。这时，那个咖啡西施已走到秋航的身旁，这双媚人的俏眼好像活活的秋波那样地动荡着，向秋航的脸蛋儿逗了一瞥，嫣然笑道：

“这位先生还要吃些什么吗？”

狄秋航觉得这位姑娘的态度仿佛和自己真有好感，因为在座的共有三个人，她为什么偏偏向我问话？难道她知道这次是我请的客吗？一个美丽的姑娘向自己笑盈盈地问还要吃什么，假使袋中血旺的话，真要好好儿地大吃一吃，表示一些阔绰给她瞧瞧，虽然这对于她原没有什么利益，但似乎这样子心里比较兴奋一些。不过如今狄秋航的袋内仅仅只带有一元钱的一张钞票，三杯咖啡茶喝下，那张钞票已经撕去了五分之三，这剩下来的五分之二钞票，那还有什么东西好吃呢？因此狄秋航一时里竟不知所对，两颊微微地又红晕起来。牛小狮虽然不晓得秋航袋内到底带有多少钱，但五元钱一张戏票子都买不起，很显明的，他袋中的钱总不出于五元范围之外的，所以当那姑娘问话的时候，他的心里就很有些着急。今见秋航低头做沉思的样子，生恐他为了面子关系，不得已而又喊了几件西点吃吃，这种钱岂不是无谓的花费吗？牛小狮这样一想，便不待狄秋航回答，他抬头望了那姑娘一眼，先说道：

“不要吃什么了，我们因为有事情，所以借此来谈一会儿的。”

牛小狮这一句话是回答得好极了，狄秋航在十分受窘之中，方才回过笑脸来，觉得这样回答她，表示我们并非为吃而来，实在有要紧事商量，至少可以遮蔽我们只喝一杯咖啡的寒酸气。那姑娘听他先回答了，粉脸上顿时浮现了一种万分失望的神气，两条柳眉微微地蹙着，雪白的牙齿微咬着薄薄的嘴唇皮子，倒是愣住了一会儿。这种意态瞧在三个人的眼里，谁也明白她内心一定失望我们不

是一个大吃客，大概是为了心理作用的缘故吧，秋航等三个人更会感到极度的不安起来。卢虎见那姑娘木然的样子简直有些滑稽，为了避免自己的局促起见，这就忍不住开口搭讪道：

“这种地方倒是很不错，但不知道营业为什么这样不好？”

狄秋航道：

“也许还没有到上市的时候吧。”

那姑娘听秋航开口了，便眉一扬，掀起笑窝儿，接上来说道：

“不错，我们这儿九点钟以后生意就很好，你们三位大概不常到这儿来的吧？”

三人再也想不到这位姑娘倒是个很爱说话的人，不免又向她望了一眼，只见她的视线是完全集中在秋航的脸上。卢虎和牛小狮这才意识到那位姑娘也许是别具心肠，不觉向秋航扮了一个兔子脸，两人不约而同地笑起来。秋航因为她的明眸脉脉含情地只管凝望着自己，显然她的问话是向自己而发，若不回答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遂也微笑道：

“这里我们不常来的，九点以后生意既然很好，你一个人倒忙得过来吗？”

她摇了摇头，带着感叹的口吻说道：

“我们这样小的范围，多用一个人就多一笔开销，这个年头儿，谁不想节省一些？虽然我一个人有时候真感到忙不过来，但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

秋航听她的口气奇怪，似乎不像有些做人家伙计的口吻，意欲问她这家咖啡店可是你爸爸开设的吗，但这句话终没有勇气问出来。在红色灯光反映之下，她的脸蛋儿是觉得更加玉雪可爱，而她那一种妩媚的意态愈惹人楚楚爱怜。秋航到此，也不免为之神往。就在这时，外面又走进来两个食客，于是她才匆匆走开，又去招待人家去了。卢虎等那姑娘走开，便向狄秋航笑道：

“老狄，她对你可很有些意思，不要瞧她是一个咖啡西施，那张

脸蛋儿就真讨人喜欢。”

狄秋航也觉得这位姑娘对于自己似乎有些特殊的感情作用，心里不免荡漾了一下，笑道：

“伙计对待顾客当然要和蔼可亲，你认为她对你有什么爱情的话，那你简直是在发痴。”

牛小狮抓了一下头发，笑道：

“不过像你这那副美的脸蛋，要和人家姑娘谈爱说情也是一件容易的事。”

秋航脸红了红，瞅他一眼，笑道：

“我倒也长有二十二岁的人了，却从来也不知道爱情这样东西究竟是什么。”

卢虎打了一个哈哈，笑道：

“从今天开始起，也许要给你尝一尝爱情的滋味了。”

狄秋航的两颊愈红晕了，啐了他一口，笑道：

“别胡说，我们走吧！”

说着，在袋内摸出仅有的一元钱钞票放在桌子上。那姑娘瞥眼瞧见了，便笑盈盈走过来，端过一碟子面巾，把一元钞票去找来三角四分钱，望着狄秋航又很妩媚地笑了笑。秋航已是站起身子，伸手要去拿桌上的三角四分钱，今被她这样甜蜜地一笑，顿时把那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暗想：这怎好意思拿得下？还是做了小账吧。狄秋航既然这样一想，便回身走了。牛小狮见他忽然又不去拿了，觉得秋航完全是被“情面”两字束缚了，天下真不知有多少少的事情，只因碍着“情面”两字，都做了无谓的损失。今天我们只不过吃了六角六分钱的東西，小账倒要给三角四分，在这样贫困的环境下，偏要充阔客，这实在太没有意思了。牛小狮既想到了赚钱的不容易，于是他便伸下手去抓回两角钱的票子，余下的一角四分给小账了。其实那位姑娘对于这些事情却也毫不在意，她依然含笑送出门来，向秋航逗了一个多情的秋波，笑道：

“请你们常来玩玩……”

她说完了这一句话，猛可理会，这似乎超出于招待范围之外了，于是她的两颊立刻浮上了一朵娇艳的桃花，很快地回身进内，两手一放，只剩下含有弹性的门摇晃了两下。秋航听她这样叮嘱，又见她如此不胜娇羞的神情，想起“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之句，一时也不禁为之神驰左右，对着那扇摇晃的门愣住了一会子。就在这个时候，牛小狮把那张角票塞还到他的手中来。秋航低头一瞧，倒是怔住了，问道：

“这做什么啦？我请你喝一杯咖啡茶，你还我两角钱吗？”

牛小狮笑道：

“我哪里来两角钱？这是她找来的三角四分钱，我拿回两角，一角四分做小账也尽够了。”

秋航这才恍然大悟，不免皱起了眉毛，似乎有些嗔怪他的派头太小了的意思。卢虎扯了牛小狮一下衣袖，早已忍不住哈哈地笑起来。牛小狮望了秋航一眼，说道：

“怎么？你怪我多事吗？虽然我也知道过去我们也曾一度阔绰过，但彼一时此一时，在目前那样环境中，我们似乎不应该有此无谓的浪费。”

秋航对于牛小狮这几句话，仔细想来，倒也未始不是，反而深怪自己未免有些感情作用，因此频频地点了一下头，把那张角票塞进西服袋内，默默地向前走了。卢虎仿佛瞧出他有些不乐意的神气，便望了牛小狮一眼，笑怪他道：

“你这个人就太不识趣，老狄所以给三角四分的小账，他当然有他的作用，要你肉痛什么呢？”

牛小狮道：

“你以为那咖啡西施对老狄有什么特殊亲热的表示，所以老狄赏她三角四分的小账吗？这个我以为是错了，她假使果有爱老狄的意思，我想绝不会在金钱眼里着想的。固然爱情是要金钱来养活，但